

总主编 于友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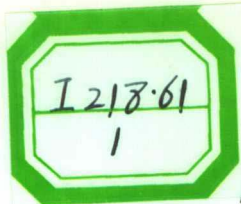
河南 新文学 大系

(1917-1990)

短篇小说卷 (二)

主 编 曹增渝

河南大学出版社



总主编 于友先

河南新文学大系

(1917 — 1990)

短篇小说卷

(二)

主 编 曹增渝

河南大学出版社

河南新文学大系·短篇小说卷

HENAN XIN WENXUE DAXI · DUANPIAN XIAOSHUO JUAN

(全二册)

主 编 曹增渝

责任编辑 张如法

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33.75 字数:820 千字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97.00 元

ISBN 7-81041-372-4/I · 120

目 录

徐 慎

光滑的银丝 (1)

有这样一个富裕中农 (14)

张有德

晨 (28)

玉厚说媒 (39)

辣椒 (64)

段荃法

“状元”搬妻 (77)

天棚趣话录(二题) (85)

郑克西

杏林春暖 (97)

颜慧云

牧笛 (118)

叶文玲

心香 (129)

张一弓

黑娃照相 (155)

死吻 (168)

王 钢

野花瓣儿·····	(190)
孙方友	
颍河风情录·····	(204)
杨东明	
三眼井·····	(217)
龚绍东	
他,就这样走了	
——一个指导员的发言摘要·····	(231)
张兴元	
杏花村的新闻·····	(246)
李佩甫	
蝥螬·····	(264)
香叶·····	(275)
刘学林	
品茶·····	(281)
乔典运	
村魂·····	(290)
满票·····	(307)
刘王村·····	(325)
田中禾	
五月·····	(348)
落叶溪(二题)·····	(381)
张 宇	
一笑了之·····	(392)
国公墓·····	(420)
范若丁	
白河纪梦·····	(434)

刘震云

塔铺..... (459)

郭云梦

福禄树

——《叔伯爷们儿的故事》之一 (488)

郑彦英

净..... (505)

周大新

老辙

——《豫西南有个小盆地》之十一 (518)

张 斌

驳壳枪..... (536)

徐 慎

光滑的银丝

1

这个机关本来也小，所以连一个未婚的女同志也没有。因此，在茶余饭后的闲谈中，华科长总是玩笑地说：“咱们这儿呀，真应该改名叫做‘××寺’了。”

华科长对于机关里没有未婚的女同志不知是感到遗憾还是怎么的，每谈到这方面，就像他作报告分析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一样，严肃而认真地说：“机关中没有女同志也好，这样可以解除许多清规戒律：1. 说话不必顾虑，想到哪里说到哪；2. 夏天穿衣服随便，甚至光着脊梁也可以上班；3. ……。但是也有缺点：生活枯燥、呆板、没有水分；还有，女同志工作细致耐心，尤其是作我们这财经工作更适宜。”于是，他像下结论似地说：“要是从工作出发的话，一定得建议行长向组织部要几个女同志来！”

由于他说话态度潇洒，措词微妙，使人觉得他这个人非常有风趣。

这一天，忽然一个女同志背着背包来到行里，当问清了行长室的所在后，从绿帆布袋内取出档案，从容地找行长去了。——这，也不晓得是不是华科长的建议起了作用。

就在这一刹那间,消息不知怎么传得那样快,虽然华科长在僻静的食堂里吃饭,但也知道了。他不等把嘴里的东西咽下去,便跑了出来,菜和饭撑得两腮鼓鼓的。他毕竟来迟了,没有看清女同志的面貌,只看见了背影。但是从那窈窕的身段,长长的辫子,以及辫梢上那两只飘飘欲飞的蝴蝶结来推测,面部的轮廓只会比背影更漂亮而不会逊色。

华科长忙把嘴里的饭菜咽干净,正了正帽子,也来到了行长室。当王行长向女同志介绍了这是业务科华科长之后,华科长忙上前握住她的手说:“辛苦了,辛苦了!”这时,他的推测完全变成了现实:女同志长得非常秀丽,眼睛像春天的池水,面庞如秋天的苹果,尤其是飘散在额前的、当人特别注意时才能看见的几丝短发,更显得大方、妩媚。这时,女同志拿出了一封介绍信给行长,华科长忙凑上前去看:

王行长:

兹介绍艾蔚同志到你处工作,请接洽分配是荷。另外该同志的档案自带,请……

华科长不等把信看完,忙把眼转移到档案袋上。档案袋的下方写着“××财经学院制”的字样。于是,华科长忙问:“啊!原来你是从财经学院毕业的呀!”

艾蔚点了点头,微笑地说:“是。”

“那么,你一定认识王泉同志了?”

艾蔚用眼瞟了一下华科长,说:“嗯。他是我们的政治教员。”

“嗨!”华科长兴奋起来,“这小子不简单,干起来‘灵魂工程师’啦!四八年南下时,他还在我那个小队……”说着,他顺手拿起了档案,冒失地把密封口撕破,掏出了履历表。他不看优点、缺

点，也不看学历、经历，先看“婚否”，当一眼看到那个“未”字时，他的心像长了翅膀似的飞舞起来。……

按说华科长是最爱睡觉的，他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下都能睡着：开会时会用帽子捂着脸睡；学习时会用书本蒙着眼睡；办公时会一手拿着笔杆一手捧着额头睡……。当睡得鼾声大振，同志们把他擒醒时，他还不满意地望人家一眼，说别人把他的思绪打断了，甚至他发不成言还怪人家。而这一次——夏日炎炎正好眠的午觉，华科长怎么也睡不着了。

他翻来复去思索着与前妻离婚的情景。唉！多么不容易啊！动了多大的“干戈”呀！光是钱就花了几百块，还到法院打了一场官司，而且还是被传票传去的。不管好歹，婚总算离了，但合适的对象却始终没有找来，按照华科长的说法：“任务只是完成了一半。”这一点，倒使他感到非常奇怪。他觉着自己是有条件的：首先自己是个科级干部，每月薪金七八十块；其次政治上可靠，是个党员；再次年龄也不大，虽说三十来岁了，但从面部上看只有二十六七岁；同时自己也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履历表上都是填的“高中”。如果按照一般女同志要求的“科员、党员、七十元”的“三员”条件来说，自己已经是“超额”了。那么，这原因到底何在呢？他想来想去的结论是：1. 本机关没有未婚的女同志，让外人介绍的话，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人家对你不了解，当然容易发生感情；2. 况且外机关也有很多没结婚的男同志，人嘛，都是有本位主义的，即如有好的，别人也“近水楼台先得月”了。

话又说回来了，华科长虽然自信，但也苦恼。他每逢对着镜子刮脸，总会想到爱人问题；当看到眼角上又微微地出现一条皱纹时，便不由得顾影自怜起来。尤其是今年元旦，他从爆竹声中醒来，感到的不是欢乐，而是怅惘，他长叹一声说：“过一年长一

岁,对象难找呀!……”于是,他要求调动工作,他牢骚地说:“哪怕调到女中当传达也中,再不然调到纱厂当炊事员也可以。”

而如今,机关内忽然调来了一位女同志,又是未婚的,而且长得又那么漂亮,他高兴得怎么能睡着觉呢?他闭住眼睛分析一下机关内的情况:两位行长结婚了,其他的四个科长有三个结婚了,其中虽有一个没结婚,但是已经有爱人了,而且和爱人的关系还非常好;下级干部虽有许多没结婚,但本身具备的条件都是很差的,不足为虑。想到这里,好像是放心了,他翻了一个身甜蜜地笑了。

为了把艾蔚分配到自己科内,华科长在行政会上提出了许多理由:第一,科内编制是九个人,而目前只有八个,正好差一个;第二,在这仅有的八个人中,还有一个是病号,实际上这个人只顶半个人用;第三,科内有许多细致而具体的工作,需要一个具有温柔性格的女同志来作。说到这里,他还特别强调说:“否则,那么多细致而复杂的报表,是很难保证不出差错的。”最后,他两手一摊,解释说:“我并不是本位主义,见来了一位新同志就往本科揽,这千真万确是实际情况,各科长如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摆出情况对比一下。”

2

华科长领着艾蔚走到业务科办公室。他指着两张起明发亮的桌子说:“小艾同志,你就坐在我的对面办公吧!一切都给你收拾好了。”说着他从抽斗里拿出两颗印章说:“给,一个是科内公章,一个是我的私章,请你保存好吧!”接着,他笑着说:“常言讲:做官丢了印就要杀头。我把它交给你,完全是对你的信任,因为你的档案我已经看过了,觉得你在政治上可靠。”他压低了声音,

悄悄地向艾蔚介绍了科内的情况：科内连他才八个人，其中两个是旧职员，成天只知埋头业务，不问政治；其余都是青年，虽有热情，但不稳重，没有单独工作的能力。说到这里，他特别加重语气补充一句：“为了培养年轻人嘛，我逐渐都介绍他们入团啦！我想，他们即如有些缺点，吸收到团内是会更好地克服的。”接着，又异常关心地问：“小艾同志，你在学校入团了吧？”

艾蔚的脸刹地红了，红得像石榴花一样。她头一低说：“你不是看过我的档案了吗？还没……”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华科长微笑着说：“在学校嘛，主要是学习。况且学校领导整天所追求的是如何能叫同志们学习好，无形中就会把同志们的政治要求忽略掉。”

“不！”艾蔚更感到羞愧了，“主要还是我的条件不够，事实上我们学校发展了不少团员。”

“那当然啦！”华科长老练地笑着说，“要是一个也不发展，上级还批评他们关门主义哩！不过也好，真金子不怕火炼，在实际工作中锻炼出来的人会更坚强，牢靠。……如果你有这个要求的话，停一停可以写个申请书给我。事实上，凡是我介绍的同志，都是很顺利地批准的。”

果然，一个月后，艾蔚终于用颤抖的手写了一张入团申请书，悄悄交给了华科长。从此，她的心便常挂在那张申请书上，甚至她做梦也会梦到这件事。有时，她梦到批准了，高兴得喊叫起来，把隔壁的同志都惊醒；有时，又梦到没有批准，并且还提了一大堆意见，她痛苦得哭起来，又弄得隔壁的同志披上衣服，点着灯，连忙跑过来安慰她，以为是她想家了。……

3

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

这倒不是因为艾蔚的入团申请没被批准,而是她负责统计的报表由于数字不符被上级退了回来。

这件事是她万万料想不到的。她在计算时是多么地细心呀!由于是第一次接触工作,她心里感到自豪而激动。当时,她只觉得浑身的血管都膨胀了起来;手,觉得格外有力——虽然在微微发抖;心,觉得特别镇静——虽然在砰砰跳动。由于她算盘不熟,是用笔算的,所以在下班前没有统计出来,于是她就悄悄开夜车。这时,窗外的“小二带甩”打得多么热闹,但“扑克迷”的她也不敢去想;扩音器里的唱腔是多么优美,但喜欢音乐的耳朵也不敢去听。她看到的是数字在纸上的跳跃,想到的是如何完成这第一次任务,把报表按时送给上级。——可是如今,上级却把她的“劳动果实”给退了回来,而且信上还得这样难听:“你行的报表一贯是及时的、准确的,可是这次却错误层出,以致影响了全省汇总,很使我们遗憾。……”然而更难堪的是在这次科里的生活会上,那位被华科长一贯认为不够稳重的小伙子,忽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把歪了的帽子一正,激动地指着墙上的锦旗说:

“这个锦旗是从哪里来的?是咱科在报表上十二个月不出差错,上级奖来的。可是艾同志担任这工作后,一上来就弄出了差错,这,这对我们的集体荣誉……”

小伙子喘了几口气,才把后面的话咽了下去。看来,他对这位新来的同志是留有很大情面的。

小伙子的话虽没有说完,但后面的意思艾蔚是一清二白了。她只觉得面孔一阵阵发烧,窘迫得比先生提问答不上来孤零零

地站在那里还难受。只见她胸口起伏着，睫毛一闪一闪。她终于忍耐不住了，两颗豆大的泪珠，无声地滚落下来。

会场静极了，静得连掉下一根绣花针都能听见。同志们都以期待的眼睛望着艾蔚。

艾蔚正想检讨一下自己的错误，表示一下今后的态度，忽然，华科长从椅子上站起来：“我说两句！”把话截了过去。

“情况是这样——”华科长用他那锋利的目光扫视了一周，负疚地说：“当然，刚才提的意见不能说不不对，但是也不全面。要说是艾蔚同志把报表统计错了，可实在冤枉了她！她统计得完全正确，只是后来数字又变动了，我拿去一改，才改错啦！……”

“华科长！我……”艾蔚嘴张了几次，但都被华科长那高昂的、滔滔不绝的话音给打断了。

“这完全怨我，怨我官僚主义！可是当时也有个客观情况，那就是当我正在改动数字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个紧急电话。俗话说：心无二用。你们想想，一面听电话，一面改数字，那毫无疑问……不过，我保证接受同志们的意见，今后工作中多加谨慎。”华科长看了一下手表，说：“现在时间不早了，散会吧！”

散会后，华科长找着艾蔚说：“小艾同志，请你千万不要误会，我可不是包庇你。错误嘛，谁能没有，只要自己心里知道，悄悄一改不就算啦！况且同志们正在讨论你的入团问题，要是知道这个差错是你弄出来的，他们那种狭隘思想保险不会通过。这对你的政治前途……所以，我希望你能了解我的这颗心。……”华科长又望了望窗外，说：“团小组明天就要开会讨论，我估计问题不大。”

窗外，花好月圆，景色是那样优美。月亮，在每月的三十天中，二十九天都是缺的，只有这一天才变得团团的圆，三十天才有一次，机会是多么难得呀！……

这时，千丝万缕的感情一齐交织到艾蔚的心头。她脑海中的思绪像一团乱麻一样，理不顺，梳不通。她也不知道是感激他好，还是责怪他好。

她的头像八月里快要成熟的谷穗一样，低垂了下去。她没有吭声。……

4

艾蔚被批准入团了。她也说不清自己心里是高兴还是难受。当举行入团宣誓时，她的手虽然也在高高举着，但总觉得不怎么直，有些弯曲；她的口才很漂亮，在学校时很爱讲话，可是进行到新团员自由讲话，司仪向她招手时，她却感到一阵心跳，摇摇头，拒绝了。入团——这是政治生命中的一件大喜事，她多么想告诉妈妈一声啊，但是当 she 拿起笔，刚刚写上“母亲大人”四个字时，就觉得脸上一阵发烧，写不下去了。但是，当她去参加组织生活会，看到有些青年用羡慕的眼光望着她时，又微微地感到些自豪。

像一尾鱼放进水里一样，华科长却高兴透了。他觉得这第一炮是打响了。他非常感激那位人事科长，因为他们在一块交流恋爱经验时，他曾介绍了一个“区别对待”的方法。所谓区别对待，就是看人下菜碟的意思。“对于农村妇女，”人事科长津津有味地说，“主要应从物质上来满足她，光谈情说爱不行；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妇女，应当用感情去打动她，如果单纯用物质甚至还会碰钉子；对于既非农村又非小资产阶级的妇女，应当从政治上的帮助下手，因为这些人都是有上进心的。”人事科长毕竟是掌握干部思想的，他这一段话对华科长有很大启发。他采取的就是这第三种，这种方式既崇高，又文雅，还不费金钱；别人谈起来的时

候会说，人家谁谁谁和谁谁谁主要是从政治上建立的感情！——多么堂皇啊！

于是，一幅微妙的画面展现在华科长的眼前：月明风清的夜里，他和艾蔚并肩地走着。忽然艾蔚上前紧紧拉住他的手，动情地说：“我衷心地感谢你在政治上对我的帮助……”接着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代替语言的是两行激动的泪水。

“就好像盖房子一样，只要基础牢固就好办了。”华科长自言自语地说。现在他觉得他和艾蔚的关系，已经快要达到那种程度。他下意识地计算了一下双方的年龄，他用的是“除二加七”的公式，据说这个公式是一位日本医学家研究出来的，最为标准。华科长今年三十岁了，除二等于十五，加七等于二十二，而艾蔚今年正好是二十二岁。“真是千里有缘来相会啊！”华科长的心像一朵迎风盛开的牡丹，滴溜溜地转开了。

从此以后，华科长对艾蔚更加体贴关怀了，而这些体贴主要是从“政治”方面出发的，而叫别人看起来也是无可厚非的。

学习时，华科长总是叫艾蔚读文件，读过之后，还得叫她解释解释。科内排列什么名单，第一名是华科长，第二名便是艾蔚，把那位资格最老的科员排到第三名了。偶尔听什么报告，华科长便把上级发来的入场券藏起来，只悄悄给艾蔚一张，神秘地说：“这个报告很重要，科内只有咱两个人参加，可要好好听，详细记。”他同艾蔚一块走出后，便借口忘了什么东西转回来，交代同志们说：“你们在家坚持工作吧，这个报告听不听没有多大关系，派个代表去就行啦。”甚至，他还把机密文件拿出来叫艾蔚看，看时，他还特别嘱咐说：“叫你看是因为工作需要，务希保密！”

有一次，华科长把日记本忘在了艾蔚的桌上（与其说“忘”，不如说“放”）。华科长把日记本中的第十八页折了又折，这样一翻就可以翻到，因为上面记载着发展党员的名单，而名单中还有

艾蔚，艾蔚两字的下面还划了两个红道，后面有个括号，括号内写着：“由华明同志培养。”华科长愉快地想：如果艾蔚有自知之明的话，只要看了日记本，便会主动地向自己靠拢的。

果然，傍晚艾蔚给华科长送日记本时，她的脸庞上含着一种喜悦的微笑。这种笑，又使华科长煞费苦心地揣测了半天：“是看了日记本后兴奋的笑呢，还是平常的那种普普通通的笑？要是看那纵情劲像是前一种的笑，要是看那自然劲又像后一种的笑。……”他总猜不准确。

这些额外的待遇，起初艾蔚并没有感觉到怎样，但后来渐渐地就有些异样的感觉了。那是由于这样一件事引起的：有一次党员们正在开会，讨论得非常热火，艾蔚一进去，讨论便停止了；她连忙走出来，刚一扭身，讨论又开始了。她隐约听见：高岗、饶漱石怎么怎么的。“啊！他们不是在讨论高、饶事件吗？这件事我早些时就从华科长给我看的文件上知道了呀！”她的心激荡起来，有些受宠若惊了。想着可能是华科长有意识地培养我，或者来考验我。她想起了小时候父亲为了考验她，曾把铜元数了数故意放在桌面上的事情。“要真是这样的话，那我才不怕哩！”于是激荡的心又平静下来。

5

在一次团小组会上，艾蔚当选了团的小组长。这是根据华科长的意图决定的。因为原来的小组长调走了，补选时，支委征求华科长的意见，华科长说：“选举个组长还值得大动干戈，大家一举手算了。起主要作用的还是你们支委们，组长的责任不过是召集个会议，按时收收团费罢了。”支委问他谁当选较为合适，他思索了半天说：“最好还是找一个不出差经常在家的同志担任，这

样能守住老营，同志们交团费也方便。”支委扳住指头算了算，科里坐机关的只有艾蔚一个人，其他的同志都是三天两头出差，于是一酝酿，便选举了艾蔚。

散会后，艾蔚兴奋得口干舌燥，忙回到住室去喝茶，但一摸茶瓶却是空空的，一转头，忽然发现桌上放了四五个剥好的大蜜桔，肥硕的桔瓣真能把人的嘴水都诱惑出来。这是谁放的呢？她正在猜疑，又发现桔子下面压着一个纸条，写着：

祝贺你当选团的小组长。这是我菲薄的礼物，请收。华明。

艾蔚真感激极了，觉得华科长对她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她正渴，拿住蜜桔便吃，刚吃了三瓣，便听到一阵“哈哈”的笑声，出现在眼前的正是华科长。

“真令人高兴！”华科长上前握住她的手说，“从今天起你已不是一个普通的团员，而是个骨干了。”接着 he 说了许多鼓励的话，诸如团是党的有力助手呀，是党的后备军呀，最后，严肃而认真地说：“目前团委准备从你们骨干中给党输送一批新生力量，希望你为争取作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而努力！”

艾蔚吃惊得“啊！”了一声。虽然入团时那件不愉快的事情像闪电似的又从她脑海掠过，但只是那么一闪就消逝了。共产党员——这个伟大的词汇她从前连想都没有敢想过。她看“刘胡兰”，她看“董存瑞”，当看到这些英雄们为了集体勇敢地牺牲时，曾感动得流下泪来；有时她也倔强地想和他（她）们比一比，但马上就会羞红了脸，那真是天上到地下无法比拟。而如今，共产党员这个词居然能和她联系起来，她的心怎么能不跳动呢？

“不要灰心嘛，”华科长见她不吭声，继续鼓励说，“有志者事